

劍客

憶阿施



想到寫到

認識施騰輝先生是大概是一九九四年，那時候僑中學院舉辦中文圖書展覽，我跟母親去參觀，見到其中一個課室有個賣書的攤位，有個胖胖的中年大叔在賣「莎士比亞」電子排版系統。那時候我剛買了一套電腦，正在學習中文輸入法和文書處理，對電子排版很感興趣，因此買了一套。這個中年大叔就是施騰輝先生。記得他說，說明書還需要複印，要我過幾星期到王彬街亞洲戲院大廈的「新世紀圖書館」找他拿。由於學校功課繁重，我過了很久才去拿，但僅限於此，我們並沒有深入交談。對於「新世紀圖書館」的中文書，大多都是舊書，我看了一眼也不太感興趣，就離開了。這樣又過了幾年，大概是一九九七年或一九九八年，我已經進入《商報》當翻譯員，當時的執行董事胡文炳先生介紹阿施來報社主持副刊，那時候《商報》正在擴充版面，需要一個人來統籌和負責副刊。記得阿施剛進入報社時，負責的是港台版和娛樂版，後來也負責與中國大陸的合作報社對接。印象中阿施喜歡安靜，做事認真，仔細，那時候報社來了一群翻譯實習生，年輕人不免吱吱喳喳聊天，阿施經常抱怨「吵得像菜市場」，讓他無法專心工作。再後來，阿施以「思荃」為筆名，開始在《大眾論壇》寫專欄，多數是有關香港的往事和回憶。後來，他跟多名志同道合的文友一同發起「菲華專欄作家協會」。那時候「大眾論壇」由一群「義勇軍」組成，稿

源充沛，人才濟濟，作者大多來自「三山五嶽」的「江湖好漢」。可惜現在是「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」，令人唏噓不已。阿施在《商報》負責過許多版面，在前任編輯林金城退休後，接過了「大眾論壇」的重擔。「大眾論壇」是華社言論重鎮，曾經刊登過許多舉足輕重，影響深遠的文章，當然也引發過多場「載入史冊」的大筆戰。擔任「論壇」編輯不是小孩過家家，壓力更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，既要對社會和讀者負責，更要能應付這群「江湖好漢」。阿施不僅做到了，甚至擴充了「論壇」的稿源，增加了許多新專欄，也吸引了多名新投稿者，在施先生的努力經營下，「大眾論壇」不用再轉載外稿，幾乎每一篇見報文章都是作者投稿的。雖然如此，但終究壓力大，阿施多次跟我說他想要放棄，但我鼓勵他堅持下去，我們一定全力支持。可惜，就在阿施開始施展拳腳之際，卻溘然長逝，讓所有同事和好友大感意外，而且因為疫情原因，無法設靈讓同事好友前往弔唁，也無法送他最後一程，讓我們更加痛悲。阿施早年畢業於香港香島中學，畢業後進入香港三聯書店工作，上世紀七十年代來菲，畢生從事文化事業，宣揚中華文化，愛國愛港愛菲，正義敢言，他的往生，是《商報》、菲華報界、菲華文化界的一大損失。阿施，一路走好，《商報》企人將永遠懷念您！

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

柯強

同情與理解



各說各話

今天在微信群看到999商場五樓租戶聯名書，已交罰金的倉庫又遭海關繳獲物品？感同身受，同時也深感同情和理解。在這疫情之下，本已傷痕累累的低層小商人，更是雪上加霜，已五個月左右沒任何收入，還要支付其他費用的情況下，後果將會如何彼此明白，不必再做過度解讀，真是可憐兮兮。至於海關局查封倉庫之事，是在近幾年，確實動作頻繁，特別對商場倉庫的查封更是特別頻發，類似案例出現很多起。後果已導致有不少低層華商不堪重負，走頭無路，狼狽不堪。在親戚好友的支持下勉強生存下來，打工過日子。本想回國過平淡的生活，簡單的願望也受諸多現實條件限制，沒法如願以償。因為小商小販資本短缺，憑其信用在大陸朋友商人的支持下，很多都是先發貨後付款的方式，這是菲華人信譽的惹得禍，不然也不會有家回不了，而浪跡天涯了。這就是現實不過的事實，回過頭來有些事應以事實為依據，才不會給華人社會產生誤會和自責。至於這些倉庫貨物絕對是經過海關局大門出來的，是完全納稅的貨物，並不是從海上或天空上飛過來的。這是現實

誰都沒法否認。只不過這些人既無能力走私又深受其害的人群。因為他們能力有限，沒那種能量整拒發貨，又沒那種實力成立出入口公司，在能力有限的條件之下，只能零擔托運，通過聯運散貨入口，照樣和大人商一樣，要支付海關局同樣的稅賦，來不了半點的優惠，也許還要多付出，這是絕對的事實。散裝貨物的入口，一個貨拒裡面裝的也許幾十人的貨物，海關局從程序上沒可能給予出具幾十人具體的稅票，只有給入口聯運單位稅票，這就是問題的根源。難道海關局會承認幾十人擁有的這張稅票嗎？這就是在法律上說不清的現實，這些貨物實際也不是走私貨，這就是既納稅又被貼上無納稅的標籤，也是小商小販的真正的吃虧又有理說不清的真實寫照。鑒於這情況之下，小商人面臨的艱辛和困境一目了然。而且這一群體在華社佔其一定的數量，這種事態如繼續延伸下去，後果堪憂。同情理解應成為華社共識，予以關注和重視。期盼商總及各主要社國，中國使館，根據現實情況與海關局反饋與陳情，網開一面，為其排憂解難，彼此為惠及民生，為菲國經濟發展做力所能及的貢獻，共同受惠而佔一席之地。

許永強

浮生若茶



茶被沸騰的水沖之泡之，在杯子裡旋轉，展示自己的容顏，似美發一樣飛散，如鳥羽一般飄落，每一滴都在陽光下釋放著深蘊的清香，飽受煎熬的茶葉在沸水的浸燙下沉沉浮浮上下，一縷縷更醇更醉人的茶香裊裊地昇華于口杯的邊緣，在有限與無限的空間裡瀰漫著。

每天晚上靜坐桌邊，沉湎于悠長纏綿的薩克斯小調裡，接著就是泡一杯茶，輕輕地啜，淡淡地品，其間翻上幾頁書，那茶香書香便一起湧來，那韻味便醉了自己，任由樂調流淌于心中，思緒縈繞于心頭，日間染上滿心的浮躁亦偃息息鼓，樂聲漸而穿透靈魂而無了音樂，茶香滋潤心口致脫離離殼。心中漸因這茶的氤氳暖熱了許多，平和了許多，也深刻了許多。就嚥下所有的沉鬱。飲得久了，你就會發現：浮生若茶！這綠色的小星飽含著禪樣的深邃與人生哲理。想起先前山坡上的叢叢新綠，純情而又驕傲，帶著天生的羞澀，立在自然的風中，汲百花之清魂，集草木之精髓，如若是一株烏龍茶或黃山雲霧茶樹，避俗于苦寒凍頂之巔，一年一度綻開滿枝冰清玉潔之嫩蕊，為千辛萬苦的採茶女的纖纖細指所採擷，捧歸柴扉，又被清心寡慾的茶人悉心揉焙烘焙成一撮撮香茗，爾後被晾曬、擠壓、包裝，方有這一包一包一罐罐沁人心脾之意境，蕩滌人生之感歎的茶葉。之後便輾轉千里，被挑揀被揉捏被嗅聞被收藏被品味，行之于千變萬化的場合，待之以各式各樣的人生際遇；上得廳堂樓閣廟宇也好；粗瓷大碗大口暢飲無妨；素雅宜興紫砂小盅亦雅。只要端得起茶具，皆合乎喝茶者的心境。如若有大苦大悲者斷不會自尋茶喝的。他們只適于飲

酒。茶被沸騰的水沖之泡之，在杯子裡旋轉，展示自己的容顏，似美發一樣飛散，如鳥羽一般飄落，每一滴都在陽光下釋放著深蘊的清香，飽受煎熬的茶葉在沸水的浸燙下沉沉浮浮上下，一縷縷更醇更醉人的茶香裊裊地昇華于口杯的邊緣，在有限與無限的空間裡瀰漫著。此刻，茶是水的魂，茶是人的魂。茶汁潤澤口齒之間，兩頰舌間頓溢生津，再喝再續水，反反覆覆，茶葉香中帶苦，苦中見澀，澀中有甘，末了漸趨淺淡，輕輕中悠長回味，啜飲中漸而忘卻時間與雜事。若是遇上善思的智者或飽含詩性的書生，就會驚歎周圍生命的升落，被自然界的瑰麗與質樸所感動；就會想像山野的呼吸瀟瀟，山泉的歎息幽幽，山路泥土的紛紛揚揚，以及母親枯瘦的手掌留下的草香屢屢，就會在風雨中聽出音樂；就會于清貧的苦澀中品出淡泊；就會在迷濛的雙眸中開啟希望，萌動起生命的整個春天……細思之，浮生真的若茶，我們何嘗不是一撮生命的清茶？而命運又何嘗不是各種沖泡茶葉的水？在匆匆的步履中，既體味過成長的快樂，也遭遇過擠壓煎熬痛苦的坎坷經歷。最終生于泥土又歸泥土。重要的是在這過程中，我們是否能若茶留下一脈脈人生的幽香，瀰漫于某個時空底部亦或是某些人的靈魂深處？

本論壇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

施文志

《偽歲月》

——悼騰輝施兄



詩文誌

時間的長梯
我們站在梯間
歲月賜給我們
最燦爛的時光
一步一個梯間
我們走過了
一萬五千里長征
從燦爛回歸平凡
一樣的日子

偽歲月一樣不饒人
我們卻饒過了歲月
走過千島多少歲月
突然間的突然
返老還童的你
跟我們捉迷藏
躲藏在記憶裡
讓我們懷念
永遠的你

註：一萬五千里長征，與騰輝施兄相知相惜走過四十二年的歲月。

洋中魚

遙祭靈徹



柳宗元

柳宗元到達柳州的第二年暨元和十一年(816)，靈徹上人去世，享年71歲。消息是柳宗元岳父的胞弟楊于陵托人傳到柳州的，柳宗元不勝悲哀，寫了一首詩《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》：「東越高僧還姓湯，幾時瓊瑤觸鳴瑞。空花一散不知處，誰采金英與侍郎。」就當自己在他鄉的遙祭。靈徹，一作靈澈，柳宗元在詩裡已經點明他姓湯，字源澄(一作澄源)，會稽(今浙江紹興)人。自幼才華橫溢，屢次入仕不遂，就索性出了家。他住越州雲門寺，所以柳宗元稱他東越高僧。靈徹長于律學，尤善詩文。貞元、元和年間，先後住廬山東林寺和宣州開元寺。平生作詩凡二千首，其門人刪取三百篇，編為詩集十卷；另取其自大歷至元和五十年間與時人唱和酬別之作，編為《酬唱集》十卷。可惜的是今二集都不存，《全唐詩》存其詩一卷。在中國的歷史上，唐代是個開放而兼容的時代，所以經濟發達文化繁榮。唐文化體系中包括文學、宗教與哲學、史學、藝術、天文曆法、地理、數學、醫學、百工技藝等方面，基本覆蓋了當時世界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多數組成部分。禪宗門內在唐

代出現詩僧如皎然、靈徹、道標、貫休、齊己、高藝僧如懷素、貫休、善本，茶酒僧如降魔師、可朋、法常等。這些僧人與俗世名流往還，他們把佛理中的「淨土」世俗化了，同時在一定程度上「淨土化」了當時的世俗社會。唐代崇佛，很多士大夫和詩人墨客等社會名流都與得道高僧有往來。從現存的詩作來看，靈徹的詩作水平不是很優秀，最今人稱道的就是《東林寺酬韋丹刺史》：「年老心閒無外事，麻衣草座亦容身。相逢盡道休官好，林下何曾見一人？」，但是他的社交能力很強，放在當今，完全可以做個全國政協副主席和佛教協會會長之高官。他與劉長卿、權德輿、張祜、韓愈、劉禹錫、白居易等人均有交往或唱和。權德輿曾寫過《月夜過靈徹上人房因贈》，詩云：「此身會逐白雲去，未洗塵纓還自傷。今夜幸逢清淨境，滿庭秋月對支郎。」白居易也曾寫道：「東林寺裡西廊下，片石鑄數首詩。言句怪來還校別，看名知是老湯師。」柳宗元在長安任集賢殿書院正字時就與靈徹相識，因為他自幼崇佛，所以與靈徹交情頗深。靈徹死後，韓愈、劉禹錫等人也寫了悼念他的文章。

譚文春

寄家亦樂



當年結婚，沒有房住。終於有朋友體恤，借我一套。聽是樓房，心下竊喜。目睹實物，不由咋舌。樓房自是樓房，只是年代久遠，陳舊破敗，而且地處偏僻，像一個衣著邋邋的老人顛顛巍巍的站在讓人遺忘了的角落，神情淒涼。水電不能說沒有，只是不太充沛。垂垂老朽沒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，不必勉強。飢不擇食，地無立錐之人有什麼資格挑剔？有得住了就行了。我是個很念舊的人，與陌生人和睦相處，久則產生好感，更何況是一間為我擋風遮雨的房子。現在我已經住了一年，覺得這房子不僅僅給我遮擋風雨，還帶給我樂趣。

湧入，頓時水汽騰騰的從石縫間飄蕩而出，瀰漫樓前，混合著脂肪味兒、皂香味兒、以及從人體沖洗下來的垢滓味兒，非持續到晚七時不消散。老樓變仙閣，縹緲縹緲，虛虛幻幻，人行其時，直入太虛幻境。這時有朋友來作客，他在樓下喚，我在樓上應，探頭下望是何方神聖，雲深不知處。叫其上來，久又不見進屋，只好下去當嚮導。——蓋客人找不著樓門也。走進樓門，頓覺空氣醜惡，光線渾濁，因為樓梯間堆滿雜物。我不近視，也只能慢慢的拾級而上。晚上就需摸索著前進，一下子摸著個人，是常有的事。若是女的，難免有些麻煩。為自我保護，我每次深夜下班回家，就舉起打火機照明。有一次，女兒在黑暗的樓梯口迎接我，看著那星光亮亮，喜滋滋的說：「爸爸，你好像一個天使呀！」令我歡喜無限。噫！破樓敗榭，居然還能啟人靈思妙語，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，同時也為自己拒絕戒煙找到了絕好的理由。我住頂樓，開門即客廳，較大。無往來客，便將其置為臥室。右側是廚房，仄窄得吝嗇，但牆灰剝落的倒還慷慨，每每憐憫我生活清淡，常常主動的在我飯菜中加佐料助我滋味兒。盛情難卻，不得不咽。餘下一間較小，我置為書房兼生活日用品儲倉。「家中有糧，心中不慌。」噫！我何德何能，上天如此厚待，日日開門見好山，每每推窗享名勝。該房炎夏奇熱，不敢睡人。我有妙法，乃鋪一張涼席上房頂，關上樓門，自成天地。明月清風，唯我獨享，燦爛星光，別家莫羨。雨季來臨，可不得了，屋頂漏雨，到處可見雨水浸潤的痕跡。滴水不絕，我必須操持瓶瓶罐罐虫虫盆盆擺下「八卦陣」與之抗衡。器皿不同，音響各異，不停敲擊，徹夜交響。初始難眠，久則安之。天籟伴耳，助我好夢。雨季一過，滴水自然絕跡。明年雨季，——怎知明年我仍居在此？結婚安家，人生必然。安是安置、平穩的意思。地無立錐，家安何處？借房而住，萍居無根，只能算是寄家。不過人生本來如寄，想一想還有人寄無處寄，我也就知足。更何況它還帶給我樂趣。

當年結婚，沒有房住。終於有朋友體恤，借我一套。聽是樓房，心下竊喜。目睹實物，不由咋舌。樓房自是樓房，只是年代久遠，陳舊破敗，而且地處偏僻，像一個衣著邋邋的老人顛顛巍巍的站在讓人遺忘了的角落，神情淒涼。水電不能說沒有，只是不太充沛。垂垂老朽沒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，不必勉強。飢不擇食，地無立錐之人有什麼資格挑剔？有得住了就行了。我是個很念舊的人，與陌生人和睦相處，久則產生好感，更何況是一間為我擋風遮雨的房子。現在我已經住了一年，覺得這房子不僅僅給我遮擋風雨，還帶給我樂趣。

菲律濱商報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麗文
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
電話：8241 1656-8241 1756-8241 1692-8241 1787 (轉接各組)
傳真：8241 1588 (營業部) 8241 1582 (編輯部)
電郵地址：siangpo@gmail.com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member: UPMG GROUP